

日本書紀

廿三

		史
號冊	見記	號冊
一五	一	
學校	縣中	滋賀

卷之三

21035
146
Vol 12

日本書紀卷第二十三

三十六

舒明天皇

息長足日廣額天皇

人 大兄皇子之子也母曰糠手姬皇女豊御食

火屋姫天皇二十九年皇太子豊聰耳尊薨而

未立皇太子以三十六年三月天皇崩九月葬

禮畢之嗣位未定當是時蘿我蝦夷臣爲大臣獨欲定嗣位願畏羣臣不從則與阿倍麻呂臣

欽定四庫全書
日本書紀

李本寧校

避諱

常

議而聚群臣饗於大臣家食訖將散大臣令阿倍臣語羣臣曰今天皇既崩無嗣若急不計畏有亂乎今以詎王爲嗣天皇卧病之日詔田村皇子曰天下大任本非輒言爾田村皇子慎以察之不可緩次詔山背大兄王曰汝獨莫諳護必從疋言慎以勿違則是天皇遺言焉今誰爲天皇時群臣嘿之無答亦問之非答強且問之於是大伴鯨連進曰既從天皇遺命耳更不可

待羣言阿倍臣則問曰何謂也閑其意對曰天皇曷思歟詔田村皇子曰天下大任也不可緩因此而言皇位既定誰人異言時采女臣摩禮志高白臣宇摩中臣連於氣難波吉士身刺四臣曰隨大伴連言更無異許勢臣大摩呂佐伯連東人紀臣塙手三人進曰山背大兄王是宜爲天皇唯蘿我倉摩呂臣別名雄當獨曰臣也當時不得便言更思之後啓爰大臣知羣臣不和而

不能成事退之先是大臣獨問境部摩理勢臣

曰今天皇崩無嗣誰爲天皇對曰舉山背大兄

爲天皇是時山背大兄居於班鳩宮漏聆是議

即遣三國王櫻井臣和慈古二人密謂大臣曰

傳聞之外父以田村皇子欲爲天皇我聞此言

立思矣居思矣未得其理願分明欲知外父之

意於是大臣得山背大兄之告而不能獨對則

喚阿傳臣中臣連紀臣河邊臣高尚臣采女臣

大伴連許勢臣等仍曲舉山背大兄之語既而
便且謂大夫等曰汝大夫等共詣於班鳩宮當
啓山背大兄王曰賤臣何之獨輒定嗣位唯舉
天皇之遺詔以告于群臣群臣並言如遺言田
村皇子自當嗣位更詎異言是羣卿言也特非
臣心但雖有臣私意而惶之不得傳啓乃面日
親啓焉爰羣大夫受大臣之言共詣于班鳩
宮使三國王櫻井臣以大臣之辭啓於山背大

時大兄王使傳問羣大夫等曰天皇遺詔奈之
何對曰臣等不知其深唯得大臣語狀稱天皇
卧病之日詔田村皇子曰非輕輒言來國政是
以爾田村皇子慎以言之不可緩次詔太兄王
曰汝肝稚而勿謚言必宜從群言是乃近侍諸
女王及采女等悉知之且太王所察於是大兄
王且令問之曰是遺詔也專誰人聆焉荅曰臣
等不知其密既而更亦令告羣大夫等曰愛之

叔父勞恩非一介之使遺重臣等而教覺是大
恩也然今群卿取尊天皇遺命者小小違我之
所聆吾聞天皇卧病而馳上之侍于門下時中
臣連於氣自禁省出之曰天皇命以喚之則參
進向于閭門亦栗隈采女黑女迎於庭中引入
太殿於是近習者栗下女王爲首女孺鮒女等
八人并數十人侍於天皇之側且田村皇子在
焉時天皇沈病不能覩我乃栗下女王奏曰所

喚山皆大兄王參赴即天皇起臨之詔曰朕以

寡薄又勞太業今曆運將終以病不可諱故汝

本爲朕之心腹愛寵之情不可爲比其國家大

基是非朕世自本務之汝雖肝稚慎以言乃當

時侍之近習者悉知焉故我蒙是大恩而一則

以懼一則以悲踊躍歡喜不知所如仍以爲社

稷宗廟重事也我眇少以不賢何敢當焉當是

時思欲語叔父及羣卿等然未有可道之時於

今非言耳吾曾將訊外父之病向京而居豐浦
寺是日天皇遺八口采女鮒女詔之曰爲汝叔
父大臣常爲汝愁言百歲之後嗣位非當汝乎
故慎以自愛矣既分明有是事何疑也然我豈
發天下唯顯聆事耳則天神地祇共證之是以
與正欲知天皇之遺跡亦大臣所遣群卿者從
來如嚴弔嚴弔此云伊取中事而奏請人等也
故能宜自叔父旣而泊瀨仲王別喚中臣蓮河

邊臣謂之曰我等父子並自蘿我出之天下所
知是以如高山特之願嗣位勿輒言則令三國
王櫻井臣副羣卿而遣之曰欲聞還言時大臣
遣紀臣大伴連謂三國王櫻井臣曰先日言訖
更無異矣然臣敢之輕誰王也重誰王也於是
數日之後山背大兄亦遣櫻井臣告大臣曰先
日之事陳聞耳寧違外父哉是日大臣病勅以
不能面言於櫻井臣明日大臣喚櫻井臣即遣
目之事

阿倍臣中臣連河邊臣小墾田臣大伴連啓山
背大兄言自磯城嶋宮御宇天皇之世及近世
者羣卿皆賢哲也唯今臣不賢而遇當之人時
誤居群臣上耳是以不得定基然事重也不
能傳道故若臣雖勞面啓之其唯不誤遺勅者
也非臣私意既而大臣傳阿倍臣中臣連更問
境部臣曰誰王爲天皇對曰先是大臣親問之
時僕啓既訖之今何更亦傳以告耶乃大忿而

起行之適是時蘇我氏諸族悉集爲嶋大臣
造墓而次于墓所爰摩理勢臣壞墓所之廬退
蘇我田家而不仕時大臣愠之遣狹身君勝牛
錦織首赤猪而誨曰吾知汝言之非以干戈之
義不得害雖他非汝是我必忤他從汝若他是
汝非我當拒汝從他是以汝遂有不從者我與
汝有瑕則國亦亂然乃後生言之吾二人破國
也是後葉之惡名惡汝慎以勿起逆心然猶不

從而遂赴于班鳩住於泊瀨王宮於是大臣益
怒乃遣羣卿請于山皆大兄曰項者摩理勢違
臣匿於泊瀨王宮願得摩理勢欲推其取由爰
大兄王答曰摩理勢素聖皇所好而暫來耳豈
違外父之情耶願勿瑕則謂摩理勢曰汝不忌
先王之恩而來甚愛矣然其因汝一人而天下
應亂亦先王臨設謂諸子等曰諸惡莫作諸善
奉行余美斯言以爲永戒是以雖有私情忍以

無怨復我不能違。叔父願自今以後勿憚改意。
從群而无退是時太夫等且誨摩理勢臣之曰
不可違大兄王之命於是摩理勢臣進無所歸
乃泣哭更還之居於家十餘日泊瀨王忽發病
薨麥摩理勢臣曰我生之誰恃矣大臣將殺境
部臣而興兵遣之境部臣聞軍至寧仲子阿柳
出乎門坐胡床而待時軍至乃令來目物部伊
區比以綏之父子共死乃埋同處唯兄弟毛津

逃遁于尼寺瓦舍即剗一二尼於是一尼嫉妬
令顯圍寺將捕乃出之入畝傍山因以探山毛
津走無無所入刺頸而死山中時人歌曰于泥
備榔摩虛多智于湏家苦多能於介茂氣蒐能
和區吳能虛茂邏勢利祁牟

元年春正月癸卯朔丙午大臣及羣卿共以天
皇之璽印獻於田村皇子則辭之曰宗廟重事
矣寡人不賢何敢當乎群臣伏固請曰太王先

朝鍾愛幽顯屬心宜纂皇綜光臨億地即日即
天皇位夏四月辛未朔遣田部連_關於掖玖是
年也太歲己丑

二年春正月丁卯朔戊寅立寶皇女爲皇后生
二男一女一曰葛城皇子近江大膳官天皇二曰
間人皇女三曰大海皇子淨御原宮御宇天皇夫人蘿我
鳴大臣女法提郎媛生古人皇子更名太子兄皇子又娶
吉備國蚊屋來女生蚊屋皇子三月丙寅朔高

麗大使宴守倭小使若德百濟大使恩寧素守
小使德寧武德共朝貢秋八月癸巳朔丁酉以
大仁大上君三田相大仁藥師惠日遣於木唐
庚午饗高麗百濟客於朝九月癸亥朔丙寅高
麗百濟客歸于國是月田部連等至自掖玖冬
十月壬辰朔癸卯天皇遷於飛鳥翌傍是謂里
木宮是歲改脩理難波大郡及三韓館
三年春二月辛卯朔庚午挾玖人歸化三月庚

申朔百濟王義慈入王子豐章爲質秋九月丁巳朔乙亥幸于攝津國有間溫湯冬十二月丙戌朔戊戌天皇至自溫湯

四年秋八月大唐遣高表仁送三田耜共泊于對馬是時學問僧靈雲僧旻及勝鳥菴新羅送使等從之冬十月辛亥朔甲寅唐國使人高表仁等到于難波津則遣大伴連馬養迎於江口船舟二艘及鼓吹旗幟皆具整飭便告高表仁到館前乃遣伊岐史凡等難波吉士八牛引客寺入於館即日給神酒

五年春正月己卯朔甲辰大唐客高表仁等歸國送使吉士雄摩呂黑摩呂等到對馬而還之六年秋八月長星見南方時人曰彗星

七年春正月彗星迴見于東夏六月乙丑朔甲

戌百濟遣達摩衆等朝貢秋七月乙未朔辛丑

饗百濟客於朝是月瑞蓮生於劍池一莖二花

八年春正月壬辰朔日蝕三月悉効姦采女者

皆罪之是時三輪君小鶴鷦苦其推鞠判頸而

死夏五月霖雨大水六月災異本宮天皇遷居

田中宮秋七月己丑朔大派王謂豐浦大臣曰
吉光下

吾卿及百寮朝參已懼自今以後卯始朝之已

後退之因以鍾爲節然大臣不從是歲大旱天
下飢之

九年春二月丙辰朔戊寅大星從東流西便有
音似雷時人曰流星之音亦曰地雷於是僧旻
僧曰非流星是天狗也其吠聲似雷耳三月乙

丑朔丙戌日蝕之是歲蝦夷叛以不朝即糸大

仁上毛野君形名爲將軍令討還爲蝦夷見敗

而走入壘遂爲賊所圍軍衆悉漏城空之將軍

迷不知所知時日暮踰垣欲逃爰方名君妻歎
曰據哉爲蝦夷將見殺謂夫曰汝祖等渡蒼海
跨万里平水表政以威武傳於後葉今汝頓屈
先祖之名必爲後世見嗤乃酗酒強之飲夫而
親佩夫之劍張十弓令女人數十俾鳴弦既而
夫更起之取伏仗而進之蝦夷以爲軍衆猶多
而稍引退之於是散卒更聚亦振旅焉擊蝦夷
大敗以悉虜

十年秋七月丁未朔乙丑大風之折木發屋九
月霖雨桃季_{十一月}棘冬十月辛有間溫湯宮是歲百
濟新羅任那並朝貢

十一年春正月乙巳朔壬子車駕還自溫湯乙
卯新嘗蓋因幸有間以闕新嘗歟丙辰無雲而
雷丙寅大風而雨己巳長星見西北時曼師曰
彗星也見則飢之秋七月詔曰今年造作大官
及大寺則以百濟川測爲宮處是以西民造宮

東氏依寺便以書直縣爲大匠。秋九月大唐學問僧惠隱惠雲從新羅送使入京。冬十一月庚子朔饗新羅客於朝因給冠位一級。十二月己巳朔壬午幸于伊豫溫湯宮。是月於百濟川側建九重塔。

十二年春二月戊辰朔甲戌星入月。夏四月丁卯朔壬午天皇至自伊豫便居麻坂宮。五月丁酉朔辛丑大設齋因以請惠隱僧令說无量壽。

經冬十月乙丑朔乙亥大唐學問僧清安學生高向漢人玄理傳新羅而至之。仍百濟新羅朝貢之使共從來之。則各賜爵一級。是月徙於百濟宮。

十三年冬十月己丑朔丁酉天皇崩于百濟宮丙午殯於宮北。是謂百濟大殯。是時東宮閑別皇子年十六而誅之。

十三年春正月丁巳朔辛未皇后即天皇位

日本紀二十三

息長足日廣額天皇崩

高向真人方堅刺使至多岐西面博羅原

御幸乎良木之原

日本書紀卷第二十四

天豐財重日足姫天皇皇極天皇

天豐財重日重日此云足足姫天皇渟中倉太珠

敷天皇曾孫押坂彦人大兄皇子孫菟渟王女

也母曰吉脩姬王天皇順考古道而爲政也息

長足日廣額天皇二年立爲皇后十三年十月

息長足日廣額天皇崩

元年春正月丁巳朔辛未皇后即天皇位以蘿

我臣蝦夷爲大臣如故大臣見入鹿
國政威勝於父由是盜賊恐觸路不拾遺乙酉
百濟使人大仁阿曇連比羅夫從筑紫國乘驛
馬來言百濟國聞天皇崩奉遣吊使臣隨吊使
共到筑紫而臣望社於葬故先獨來也然其國
者今大亂矣二月丁亥朔戊子遣阿曇山背連
比良夫草壁吉士磐金倭漢晝直縣遣百濟吊
使所問彼消息吊使報言百濟國主謂臣言塞

上恒作惡之請付還使天朝不許百濟吊使
人等言去年十一月大佐平智續卒又百濟使
人擲峴輪使於海裏今年正月國主母薨又第
王吳兒麌岐及其母妹女子四人內佐平岐味
有高名之人卅餘被放於鳴壬及高麗使人泊
難波津丁未遣諸大夫於難波郡檢高麗國所
貢金銀等并其獻物使人貢獻既訖而詣云去
年六月第王子薨秋九月大臣伊梨柯湏於殺

大王并殺伊梨渠廿斯等百八十餘人仍以弟
王兒爲王以已同姓都湏流金流爲大臣戊申
饗高麗百濟於難波郡詔大臣曰以津守連大
海可使於高麗以國勝吉士水鷁可使於百濟
水鷁此云以草壁吉士真跡可使於新羅以坂
俱比那以草壁吉士真跡可使於新羅以坂
本吉士長兄古名可使於任那庚戌召翹岐安置於
安曇山背連家辛亥饗高麗百濟客癸丑高麗
使人百濟使人並罷歸三月丙辰朔戊午無雲

而雨新羅遣賀騰極使與呂農使庚午新羅僕
人罷歸是月霖雨夏四月丙戌朔癸巳太使翹
岐將其從者絳朝乙未蘇我大臣敏傍家喫百
濟翹岐等親對語詰仍賜良馬一疋鐵二十铤
唯不喫塞上是月霖雨五月乙卯朔己未於河
內國依網也翕前召翹岐等令觀射獵庚午百
濟國使船與吉士船俱泊于難波津蓋吉士前
濟壬申百濟使人進調吉士服命乙亥翹岐從

者一人死去丙申翹岐兒死去是時翹岐與妻
畏忌兒死果不臨喪凡百濟新羅風俗有死亡
者雖父母兄弟夫婦姊妹永不自看以此而觀
無慈之甚豈別禽獸丁丑熟_ハ見戊寅翹岐將
其妻子移於百濟大井家乃遣人葬兒於石川
六月乙酉朔庚子微雨是月大旱秋七月甲寅
朔壬戌客星入月乙亥饗百濟使人大佑平智
積等於朝_{或本云}_{百濟使人}大佑平智乃命健
丙子蘿我臣入鹿_ノ是日同時有人以白雀納籠而送蘇我大臣戊寅羣臣相謂
之曰隨村_ノ祝部_ノ所教或殺牛馬祭諸社神或
頻移市或禱河伯既無所効蘇我大臣報曰可
於寺寺轉讀大乘經典悔過如佛所說敬而祈
福請衆僧讀大乘經寺于時蘿我大臣手執香
甬庚辰於大寺南庭嚴佛菩薩像與四天王像

經八月甲申朔天皇幸南淵河上蹠^{スミ}并四方仰

鑪燒香發願辛巳微雨壬午不能祈雨故停讀

天而初即雷大雨遂雨五日溥潤天下^{或本云五日連}

雨^九穀於是天下百姓俱稱万歲曰至德天皇

登廟^九穀^{讀音}於^{本名}是天下百姓俱稱万歲曰至德天皇

已丑百濟使參官等罷歸仍賜大舶與同船三艘^{同船母}是日夜半雷鳴西南角而風雨參官

寺所乘船舶觸岸而破丙申以少德授百濟質達寧長福中客以下授位一級賜物各有差戊

辰以船賜百濟參官等發遣已亥高麗使人罷歸己酉百濟新羅使人罷歸九月癸丑朔乙卯天皇詔大臣曰朕思欲起造大寺宜發近江與越之丁^{百濟}大寺復課諸國使造船舟辛未天皇詔大臣曰起是月限十二月以來欲管官室可於國國取殿屋村然東限遠江西限安藝發造宮丁癸酉越過蝦嶼數千內附冬十月癸未朔庚寅地震而雨辛卯地震是夜地震而風甲午饗

蠣蠻於朝丁酉蘇我大臣設蠣蠻於家而躬慰
問是日新羅吊使船與賀騰極使船泊于壹岐
嶋丙午夜中地震是月行夏令無雲雨十一月
朔癸丑大雨雷丙辰夜半雷一鳴於西北角已
未雷五鳴於西北角庚申天暖如春氣辛酉雨
下壬戌天暖如春氣甲子雷一鳴於北方而風
發丁卯天皇御新嘗是日皇太子大臣各自新
嘗十二月壬午朔天暖如春氣甲申雷五鳴於

晝二鳴於夜甲午初發息長足日廣額天皇喪
是日小德巨勢巨德太代大派皇子而誅次小
德栗田臣細目代輕皇子而誅次小德大伴連
馬飼代大臣而誅乙未息長山田公奉誅日嗣
辛丑雷三鳴於東北角庚寅雷二鳴於東而風
雨壬寅葬息長足日廣額天皇于渭谷山是日
天皇遷移於小墾田官或本云遷於東官南庭之權官甲辰雷
一鳴於夜其聲若裂辛亥天暖如春氣是歲蘿

我大臣蝦蟆立已祖廟於葛城高官而爲八佾之儻遂作歌曰野麻騰能飲斯能毗稜栖鳴倭拖羅務騰阿庸比拖豆矩梨舉始豆矩羅祚母又盡發舉國之民并百八十部曲頑造雙墓今來一曰大陵爲大臣墓一曰小陵爲入鹿臣墓望死之後勿使勞人更悉聚上官乳部之民此云俊使管兆所於是上官大娘姬王發憤而美文而歎曰蘇我臣專擅國政多行無禮天無二日國

無二王何由任意恣役封民自茲結恨遂取俱
是年也太歲壬寅
二年春正月壬子朔旦五色大雲滿覆於天而
關於寅一色青霧周起於地辛酉大風二月辛
巳朔庚子桃華始見乙巳雹傷草木華葉是月
風雷冰雨行冬令國內巫親茅折取枝葉懸桂
木綿伺候大臣渡橋之時爭陳神語入微之說
其巫甚多不可悉聽三月辛亥朔癸亥災難波

百濟客館堂與民家室乙亥霜傷草木華葉是
月風雷雨永行冬令夏四月庚辰朔丙戌大風
而雨丁亥風起天寒己亥西風而雹天寒人著
絲袍三領庚子筑紫大牢馳驛奏曰百濟國主
兒翹岐弟王子共調使來丁未自權宮移幸飛
鳥極蓋新宮甲辰近江國言雹下其大徑一寸
五月庚戌朔乙丑月有蝕之六月己卯朔辛卯
筑紫大牢馳驛奏曰高麗遣使來朝羣臣聞而

謂之曰高麗自己亥年不朝而今年朝也辛丑
百濟進調船泊于難波濱秋七月己酉朔辛亥
遣數太夫於難波郡檢百濟國調與獻物於是
太夫問調使曰所進國調必妙前例送大臣物
不改去年所還之色送羣卿物亦全不將來皆
違前例其狀何也大使達寧自斯副使恩寧軍
善俱答詔曰即今可備自斯質達寧武子之子
是月茨田池水大湧小魚覆水其魚口黑而身

白八月戊月戊申朔壬戌茨田池水變如藍汁

死魚覆水溝瀆之流亦復凝結厚三四寸大小

魚鳧魚鳧如宴爛死由是不中嘆焉九月丁丑朔壬

午葬息長足日廣額天皇于押坂陵或本云輕

爲高市天皇丁亥吉備嶋皇祖母命薨矣已詔

土師婆婆連猪手視皇祖母喪天皇自皇祖母

命卧病及至發喪不避床側視養無倦乙未葬

皇祖母命于櫨弓齒是日大雨而雹丙午罷造

也丁亥吉備嶋皇祖母命薨矣已詔

皇祖母命甚役仍賜臣連伴造帛布各有差是

月茨田池水漸變成白色亦無鳧氣冬十月丁

未朔己酉饗賜群臣伴造於朝堂庭而議授位

之事遂詔國司如前所勅更無改換宜之厥侄

慎爾所治壬子蘇我大臣蝦蟆緣病不朝私授

紫冠於子入鹿擬大臣位復呼其弟曰物部大

臣大臣之祖母物部弓削大連之妹故因母財

取威於世戊午蘿我臣入鹿獨謀將廢上官王

等而立古人大兄爲天皇子時有童謡曰伊波

靜明天皇之皇子也

能杯你古佐屢渠梅野俱渠梅多份母多礙底

騰哀囉栖歌麻之之能烏贊蘇我臣入鹿深退

於天下獨是月茨田池水還清十一月丙子朔

蘇我臣入鹿遣小德巨勢德大臣大仁土師婆

婆連掩山背大兄王等於班鳩或本云以巨勢

首爲德大臣倭馬飼於是奴三成與數十舍人出而拒戰土師

婆連中箭而死軍衆恐退軍中之人相謂之

曰一人罐千謂三成歟山背大兄仍取馬骨抄
置內寢遂率其妃笄子弟等得間逃出隱瞻駒
山三輪文屋君舍人田目連及其女菟田諸石
伊勢阿部堅經從焉巨勢德大臣等燒班鳩官
廬中見骨誤謂王死解圍退出由是山背大兄
王等四五日間淹留於山不得喫飲三輪文屋
君進而勸曰請移向於深草也僉從茲乘馬詣
東國以乳部爲本興師還戰其勝迷矣山背大

兄王等對曰如卿所道其勝必然但吾情莫十

日本紀二十四

十

年不俊百姓以一身之故豈煩勞万民又於後世不欲民言由吾之故喪已父母豈其戰勝之後方言大夫哉夫捐身固國不亦大夫若歟有人遙見上官玉等於山中還導蘇我臣入鹿入鹿聞而大懼速發軍旅述玉所在於高向臣國押曰速可向山求投彼王國押報曰僕守天皇宮不敢出處入鹿即將自往于時古人大兄皇

子喘息而來問向何處入鹿具說所由古人皇子曰鼠伏穴而生失穴而死入鹿中是止行遣軍將等求於瞻駒竟不能覓於是山皆大兄王等自山還入班鳩寺軍將等即以兵圍寺於是山皆大兄王使三輪文屋君謂軍將等曰吾起兵伐入鹿者其勝綻之然由一身之故不欲傷殘百姓是以吾之一身賜於入鹿終與子兄弟妃妾一時自絰俱死也于時五色幡蓋種種伎樂

日本紀二十四

十

照灼於空臨^{タリ}無^{ナシ}於寺^{モニ}衆人仰觀稱嘆遂^{ホメテ}指示於入鹿其幡蓋等變爲黑雲由是入鹿不能得見蘿我大臣蝦蟇聞山背大兄王等揔被亡於入鹿而嗔罵曰噫入鹿極甚愚癡專行暴惡你之身命不亦殆乎時人說前譖之應曰以伊波能杯你而喻上官以古佐屢而喻林臣^{林臣入以鹿也}渠梅野俱而喻燒上官以渠梅拖你母陀礙底騰裏羅栖柯麻之之能嗚膩而喻山背王之頭輪山而終不蕃息

髮碧^{タマ}毛似^{タマ}山羊又曰棄捨其官匿深山相也是歲百濟太子餘豐以^テ蜜蜂房四枚放養於三輪山而終不蕃息

三年春正月乙亥朔以中臣鎌子連拜神祇伯再三固辭不就稱疾退居三嶋于時輕皇子患脚不朝中臣鎌子連曾善於輕皇子故詣彼官而將侍宿輕皇子深識中臣鎌子連之意氣高逸容止難犯乃使寵妃阿陪氏漁掃別殿高鋪

新據靡不具給敬重特異中臣鎌子連便感所
 遇而語舍人曰殊奉恩澤過前所望誰能不使
 王天下耶謂宛舍人舍人便以所語陳於皇子
 皇子大悅中臣鎌子連爲人惠正有匡濟心乃
 惜蘿我臣入鹿失君臣長幼之序挾鬪闖社稷
 之權歷試接王宗之中而求可立功名哲主便
 附心於中大兄蹠然未獲展其幽抱偶預中大
 先於法興寺櫻樹之下打毬之侶而俟皮鞋隨
 隨脫落取置掌中前跪恭奉中大兄對跪敬執
 自茲相善俱述所懷既無所匿復恐他嫌頻接
 而俱手把薰卷自學周孔之教於南淵先生所
 遂於路上往還之間並肩潛圖無不相協於是
 中臣鎌子建議曰謀大事者不如有所謂請納蘇
 我山倉田麻呂長女爲妃而成婚姻之恊然後
 陳說欲與計事成功之路莫近於茲中大兄聞
 而大悅曲從所議中臣鎌子連即自從謀要訖

而長女所期之夜被偷於族族謂身由是倉山
田臣憂惶仰卧不知所爲少女恠父憂惶就而
問曰憂惶何也父陳其由少女曰願勿爲憂以
我奉進亦復不晚父便大悅遂進其女奉以赤
心更無所忌中臣鎌子連舉佐伯連子麻呂葛
木稚太養連網田於中大兄曰云云三月休留
休饑期也者苑田郡人押坂直闕將一童子欣遊雪上登

苑田山便見紫菌挺雪而生高六寸餘滿四町
許乃使童子採取還示隣家總言不知且疑毒
物於是押坂直與童子煮而食之大有氣味明
日往見都不在焉押坂直與童子因矣菌羹無
病而壽或人云蓋俗不知芝草而妄言菌耶
夏六月癸卯朔大伴馬飼連獻百合華其莖長
八尺其本異而末連乙巳志紀上郡言有人於
三輪山見猿畫睡竊執其臂不害其身猿猶令

眼歌曰武舸都烏爾陀齒屢制羅我你古祿舉
 曾倭我底鳴騰羅每拖我佐基泥基佑泥曾母
 鹿倭我底騰羅須謀野其人驚恠猿歌放捨而
 去此是經歷數年上官王等爲蘇我鞍作圍於
 瞻駒山之地也戊申於劍池蓮中有一莖二華
 者豐浦大臣妾推曰是蘇我臣將來之瑞也即
 以金墨書而獻大法興寺丈六佛是月國內卒
 觀等折取枝葉懸掛木絲同大臣度橋之時爭

陳神語入微之說其巫甚多不可具聽老人等
 曰移風之兆也于時有謡歌三首其一曰波波
 魯魯爾渠騰曾枳舉喻屢之麻能野父播羅其
 二曰烏智可艳能阿婆努能枳枳始騰余謀作
 儒倭例播祢始柯騰比騰曾騰余謀湏其三曰
 烏麻野始你倭例烏比岐例底制始比騰能於
 謂提母始羅鴉伊弊母始羅鴉母也

秋七月東國不盡河邊人大生部多勸祭血於

村里之人曰此者常世神也祭此神者致富與
壽巫覲等遂詐託於神語曰祭常世神者貧人
致富老人還少由是加勸捨民家財寶陳酒陳
菜六畜於路側而使呼曰新富人來都鄙之人
取常世魚置於清座歌饌求福棄捨珍財都無
所益損費極甚於是葛野秦造河勝惡民所惑
打大生部多其巫覲等恐休其勸祭時人便作
歌曰禹都麻佐波柯微騰母柯微騰枳舉曳俱

屢騰舉頑能柯微乎宇智岐多麻須母此魚者
常生橘樹或生於毋林毋柳此云
寢樹絆其長四寸餘
其大如頭指許其色綠而有黑點其貌全似蠻
蠻冬十一月蘿我大臣蝦蟆兒入鹿臣雙起家
於其樹下此云
波佐麻稱大臣家曰宮門入鹿家曰谷宮門
庫每門置盛水舟一木鉤數十以備火災恒使
力人持兵守家大臣使長直於大丹德山造梓

削寺更起家於畠傍山東穿池爲城起廬儲箭
恒將五十兵士繩身出入名健人曰東方賓從
者氏氏人等入侍其門名曰祖守德者漢直等
全侍二門

四年春正月或於阜嶺或於河邊或於官寺之
間遙見有物而聽猿吟或一十許或二十許就
而視之物便不見尚聞鳴噭之響不能獲覩其
身舊本云是歲移京於難波而極盡官爲墻之兆時人曰此是伊勢大

神之使也夏四月戊戌朔高麗學問僧等言洞
學鞍作得志以虎爲友學取其術或使枯山變
爲青山或使黃地變爲白水種々奇術不可殫
窓又席授其針曰慎矣慎矣勿令人知以此治
之病無不愈果如所言治無不差得志恒以其
針隱置柱中於後席折其柱取針走^{ニケ}去高麗國
知得志欲歸之意與毒殺之六月丁酉朔甲辰
中大兄密謂倉山田麻呂臣曰三韓進調之日

必將使卿讀唱其表。遂陳欲軸入席之謀。麻呂
臣奉許焉。戊申天皇御大極殿。古人大兄侍焉。
中臣鎌子連知蘿我入鹿臣爲人多疑。晝夜持
劍而教俳優方便令解入鹿臣咲而解劍入侍
于漣倉山田麻呂臣進而讀唱三韓表文。於是
中大兄戒衛門府一時俱鎌十二通門勿使往
來召聚衛門府於一所。將給祿時。大中兄即自
執長槍隱於殿側。中臣鎌子連等持弓矢而爲

助衛使海犬養連勝麻呂投箱中兩劍於佐伯
連守麻呂與葛城稚犬養連網田日努効努力
急湏應斬守麻呂等以水送飯恐而反吐。中臣
鎌子連噴而使勵倉山田麻呂臣恐唱表文將
盡而守麻呂等不來流汗沃身亂聲動手鞍作
臣恠而問曰何故掉單山田麻呂對曰恐近天
皇不覺流汗中大兄見守麻呂等畏入鹿威便
旋不進曰吐。即共守麻呂等出其不意以劍

傷割入鹿頭肩入鹿驚起牛麻呂運手揮鋸傷
其一脚入鹿轉就御座叩頭曰當居嗣位天之
子也臣不知罪乞禹審察天皇大驚詔中大兄
曰不知所作有何事耶中大兄伏地奏曰鞍作
盡滅天宗將傾日位豈以天孫代鞍作耶蘇我
鞍更名天皇即起入於殿中佐伯連牛麻呂椎
犬養連絅田斬入鹿臣是日雨下潦水溢庭以
齊諱字覆鞍作屍古人大兄見走入私宮謂於

人曰韓人殺鞍作臣謂因韓吾心痛矣即入卧
內杜門不出中大兄即入法興寺爲城而脩允
諾皇子諸王諸卿大夫臣連伴造國造悉皆隨
侍使人賜鞍作臣屍於大臣蝦蟆於是漢直等
將軍巨勢德陀臣以天地開闢君臣始有說於
賊黨令知所起於是高向臣國押謂漢直等曰
吾寺由君大卿應當被戮大臣亦於今日明日

立俟其誅歿矣然則爲誰空戰盡被刑乎言畢解劍投弓捨此而去賊徒亦隨散走已酉蘿我臣蝦蟇等臨誅悉燒天皇記國記珍寶船史噲訣即疾取所燒國記而奉中大兄是日蘇我臣蝦蟇及鞍作屍許葬於墓復許哭泣於是或人說第一謫歌曰其歌所謂波魯波魯你渠騰曾枳舉喻屢之麻能野文播羅此即宮殿接起於鳴大臣家而中大兄與中臣鎌子連密圖木義

謀殺入鹿之兆也說第二謫歌曰其歌所謂烏智可拖能阿婆努能枳枳始騰余謀佐儒倭例播祢始柯騰比騰曾騰余謀湏此即上官王等性順都無有罪而爲入鹿見害雖不自報天使人誅之也說第三謫歌曰其歌所謂烏磨野始徐倭例烏比岐以例底制始比騰能於謀提母始蘿鷗伊弊母始蘿鷗母也此即入鹿臣忽於官中爲佐伯蓮子麻呂稚大養速納田所軒

之也也庚戌讓位於輕皇子立中大兄爲皇太子

日本書紀卷第二十四

終

人體文德出諸三鑄燭曰其燭於體無不自昇天
日月暗無亦無而燭人應是燭物不自昇天
燭者燭所照故燭者翻余燭而上明
燭者燭所照故燭而上明故余於燭而上明

燭者燭所照故燭而上明故余於燭而上明

